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 第二回 花神廟孤墳同灑淚 蘆溝橋分道各揚鏢

京師繁華靡麗，甲於天下。獨城之東南，有一錦秋墩，上有亭，名陶然亭，百年前水部郎江藻所建。四圍遠眺，數十里城池村落，盡在目前，別有瀟灑出塵之致。亭左近花神廟，綿竹為牆，亦有小亭。亭外孤墳三尺，春時葬花於此，或傳某校書埋玉之所。那年春闈榜後，朝議舉行鴻詞科，因此各道公車，遲留觀望，不盡出都。此書上回所表韋癡珠，係東越人。自十九歲領鄉薦後，遊歷大江南北，西登太華，東上泰山。祖士稚氣概激昂，桓子野性情淒惻，癡珠兼而有之。文章憎命，對策既擯於主司，上書復傷乎執政。此番召試詞科，因借窗友萬庶常，同寓圓通觀中。託詞病暑，禮俗士概屏不見。左圖右史，朝夕自娛。

光陰易度，忽忽秋深。鄉思羈愁，百無聊賴。忽想起陶然亭，地高境曠，可以排拓胸襟。也不招庶常同往，祇帶隨身小僮，名喚禿頭，僱車出城，一徑往錦秋墩來。

遙望殘柳垂絲，寒蘆飄絮，一路倒也夷然。不一會，到了墩前，見有五六輛高鞍車，歇在廟門左右。禿頭已經下車，取過腳踏，癡珠便慢慢下車來，步行上墩。

剛到花神廟門口，迎面走出一群人。當頭一個美少年，服飾甚都，面若冠玉，脣若塗朱，目光眉彩，奕奕動人。看他年紀，不過二十餘歲。隨後兩人，都有三十許，也自舉止嫺雅。前後四個相公跟著，說說笑笑。又有一個小僮，捧著拜匣。癡珠借禿頭，閃過一邊，舉目瞧那少年，那位少年，也將癡珠望了一望，向前去了。

癡珠直等那一群人，都出了門，然後緩步進得門來。白雲鎖徑，黃葉堆階。便由曲欄走上，見殿壁左廂，墨沈淋漓，一筆蘇字草書，寫了一首七律。便唸道：

「雲陰瑟瑟傍高城，閑叩禪扉信步行。

水近萬蘆吹絮亂，天空一雁比人輕。

疏鐘響似驚霜早，晚市塵多匝地生。

寂寞獨憐荒塚在，埋香埋玉總多情！」

癡珠看了一遍，訝道：「這首詩高華清爽，必是起先出門那位少年題的。」再看落款，是「富川荷生」，也不知其姓名。

正自呆想，祇一個沙彌，從殿後走出來。癡珠因向前相見，隨問他：「可認得題詩這人？」沙彌道：「這位老爺姓韓，時常來咱們這裏逛，陶然亭上也有他題的詩，卻不知道官名住宅。」癡珠道：「這首詩好得很，是個才子之筆。你對汝師父講，千萬護惜著，別塗抹了。」沙彌答應了，便隨癡珠遶進上陶然亭來。

滿壁琳琅，癡珠因欲讀荷生的詩，且先看款。忽見左壁七律一首，款書「春日拈芝香、綺雲、竹仙、稚霞諸郎，修楔於此。」後面書「荷生醉筆」四字，不禁大笑，便朗吟道：

「舊時煙草舊時樓，又向江亭快槳遊。

塵海琴樽銷塊壘，春城寫燕許勾留。

桃花如雪牽歸馬，湘水連天泛白鷗。

獨上錦秋墩上望，蕭蕭暮雨不勝愁！」

癡珠想道：「此人清狂拔俗，瀟灑不羈，亦可概見。惜相逢不相識，負此一段文字緣了！」沉吟良久，向沙彌要了筆硯，填《台城路》詞一闕，云：

蕭蕭落葉西風起，幾片斷雲殘柳。草沒橫塘，苔封古剎，纔記舊遊攜手，不堪回首。想倚馬催詩，聽鶯載酒。轉眼淒涼，虛堂獨步遲徊久！何人高吟詞畔，弔新碑如玉，孤墳如斗？三尺桐棺，一杯麥飯。料得芳心不朽，離懷各有。盡淚墮春前，魂銷秋後。感慨悲歌，問花神知否？自吟一遍，復書款云：「東越癡珠，秋日遊錦秋墩，讀富川荷生陶然亭花神廟詩，根觸閑情，倚聲和之。」寫完，便擲筆笑向沙彌道：「韓老爺再來，汝當以我此詞質之，休要忘了。」沙彌亦含笑答應，遞上茶來。

癡珠兀自踱來踱去，瞧東瞧西。禿頭道：「老爺，你看天要下雨，我們回去，路遠著哩。」癡珠仰首一看，東北上黑雲佈滿，遂無心久留，急忙下墩，上車而去。這且按下。

卻說荷生，這日自錦秋墩進城，已有三下多鐘。一路蕭蕭疏疏，落起細雨來。同行一為謝小林侍御，一為鄭仲池太史。侍御因招荷生，攜四旦小飲顧曲山房。

正上燈賭酒，祇見青萍回道：「老蒼頭來接老爺回去，說『明經略軍營摺弁，送來經略書信，並聘金三百兩，現在寓處，候老爺呈繳，且有話面回。』」荷生遲疑道：「明節相去歲掛印時，原欲邀我入幕。我彼時因春闈在邇，婉辭謝去。今有書來，想必還為這事，但教我怎樣處呢？」侍御道：「現在詞科，既阻於時艱，歸路又梗於烽火，何不乘此機會出都，未為不可。」一面催跟班上菜。荷生立起身道：「菜已有了，二君借諸郎多飲數杯，小弟且告辭回去一看。」侍御也不強留，吩咐提燈，送出大門。看過上車，方纔進去。

看官聽著：這明經略名祿，本是國家勛戚，累世簪纓。年方四十五歲，弓馬嫺熟，韜略精通，而且下士禮賢，毫無驕奢氣習。五年前與韓荷生的老師，三邊總制汪鴻猷先生一同出使西域。汪總制屢屢言及，生平得意門生惟有荷生一人。文章詞賦，雖不過人，而氣宇宏深，才識高遠。曾在秦王幕府佐治軍書，意欲招之幕中，又恐其不受羈束。彼時明經略已存在心中。

後來倭寇勾結西域回部作亂，四方刀兵蠢動，民不聊生，汪公奉命防海。明公奉命經略西陲。臨別時，經略向汪公求薦人才，汪公又把荷生說起，經略立時欲聘同行。荷生因要應鴻詞科，不肯同往，經略心頗悵悵。不料回部日更猖獗，經略駐兵太原，一面防邊，一面調度河南軍務，接濟兩湖、兩江、兩廣各道糧餉。控制西南，出入錢穀，日以億萬計。羽書旁午，所有隨帶文武及留營差使各官，雖各有所長，卻無主持全局器量，因想起荷生是汪公賞鑒的，必定不差。近知詞科停止，因致書勸駕。

荷生自舊臘入都，迄今已九閱月。潤筆之絹，談墓之金，到手隨盡。正苦囊空，得此機緣，亦自願意，遂定於九月十二日出都。荷生此行，是明經略敦請去的，自然有許多大老官及同年故舊送驢敬、張祖席。自彰義門至蘆溝橋，車馬絡繹。那荷生仍是疏疏落落的，帶了老蒼頭賈忠、小僮薛青萍，並新收長隨索安、翁慎，一路酬應，到得蘆溝橋，已是未末申初時候。

剛至旅店，適值門口擁擠不開，將車停住。祇見對面店中，一小僮伏侍一人上車。衣服雖不十分華美，而英爽之氣見於眉宇，且面熟得很，一時卻想不起那裏見過。正在凝思，謝侍御及一班同鄉京官，還有春慶部、聯喜部相公們，一齊迎出，便急忙跳下車來。是晚即在行館，暢飲通宵。

次日起身，午後長新店打尖。到得房中，見新塗粉壁上，有詩一首，款書「九月十二日，韋癡珠出都，計自丙申，宿此十度矣。感懷得句，不計工拙也。」想道：「這韋癡珠，不就是十年前，上那《平倭十策》這人麼？」因朗誦道：

「殘秋條欲盡，客子苦行役。行行豈得已，萬感在心曲！浮雲終日閑，倦鳥不得宿。薊門煙樹多，蘆溝水流濁。回首望西山，蒼蒼耐寒綠。」

看畢，歎一口氣，想道：「此詩飄飄欲仙，然抑鬱之意，見於言表，才人不遇，千古如斯！」因觸起昨日所見的人，「不知是否此君？看他意緒雖甚無聊，氣概卻還夏兀。我這回出都，好像比他強多，其實淪落天涯，依人作計，正復同病相憐也！」兀坐半晌，祇見索安回道：「護送營弁，請老爺今日尖後換轎。」荷生想了一回，說道：「坐轎甚好，昨天誤了半站，今日著他們，多備兩班夫，趕上正站，汝們遲到都不妨呢。」

看官，你道荷生要趕正站，是何意思？他記起蘆溝橋上車那人，是在花神廟門口，注意瞧他的。此刻因人想詩，因詩想人，恨不一下問明。

豈知癡珠在都日久，資斧告罄，生平又介介不肯巧人。此番出都，因陝西是舊遊之地，且與兩川田節度公子，有同遊草堂之約。決計由晉入秦，由秦入蜀。把箱籠書籍，概託萬庶常收管，自與禿頭帶一付鋪蓋，一領皮袍。自京到陝二十六站，與車夫約定，兼程前進。你道荷生大隊人馬，那裏趕得上他？正是：

大海飄萍，離合無定。

萬里比鄰，兩心相印。

到底荷生、癡珠蹤跡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